



书林

重走玄奘取经路
党琳:《西游记》诸多情节有迹可循

自2017年起,上海大学历史系在站博士后党琳跟随丝绸之路文化史研究专家张安福教授的团队,开启了重走玄奘取经之路的行程。他们一行从洛阳偃师缑氏镇的玄奘故里,经西安、天水、兰州、武威、敦煌,取道哈密进入吐鲁番,再经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和田等地,直至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地,最终抵达印度。7年时间里,他们重走了5万多里玄奘取经之路。

党琳将考察时的见闻,结合玄奘的经历写成《跟着玄奘走丝路》一书,细数玄奘波澜壮阔的一生:他历经河西走廊、天山南路,穿越中亚,最终在印度取得真经。5月末,党琳即将再次前往新疆考察之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回忆了这些年“跟着玄奘走丝路”的趣闻与感悟。

昏倒之后老马把玄奘拖到泉水边

党琳讲起了玄奘孤身一人穿过“八百里流沙”的故事。玄奘在踏上取经之路前,曾上书朝廷请求出关求法,却被驳回。他执意独自一人离开长安城西行,一路被朝廷通缉至瓜州城,在此遇到同为信佛之人的瓜州州吏李昌,李昌在玄奘面前撕毁通缉令。胡人石磐陀跟随玄奘“偷渡”出关,行至沙漠入口后却又仓皇退出,玄奘再次孤身一人西行。“这是玄奘第一次涉足沙漠,炎热、口渴、恐惧、风沙不断折磨着他,

甚至在绝望中往回东行了15里,想起自己的誓言,‘不取真经绝不东返’,于是他转头继续西行。经过5天4夜的煎熬行走,滴水未进的玄奘几乎毙命,他的意识逐渐模糊,继而昏睡过去。第5天夜半,玄奘勉强醒来,随后被自己的枣红老马带到了一小片泉水边,玄奘又一次绝境逢生,重新踏上西行的道路。”

玄奘曾经翻越过的别迭里山口,即古时的凌山,位于新疆乌什县。这是玄奘西行之路继八百里流沙之后最为艰险的一段路,玄奘与高昌国王麹(qū)文泰配给玄奘的侍从队伍,在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在回到长安时曾对弟子说道:“我们当时在山中整整行走了7天,备受磨难,终于走出了凌山,但是队伍中很多人都被冻死了,近一半牛马也被冻死了。”党琳认为,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伴随了玄奘的一生,“玄奘翻越凌山之时,想必内心也一定如波涛汹涌。在他的眼前,一个接一个的侍者被冻死,他

的身心备受煎熬。玄奘不敢回想,但这些记忆在他‘冷病’发作时仍会浮现眼前。”

听到“今日重见乡人”时泪流满面

玄奘的取经之路遇劫匪已是常事,甚至在抵达印度之后,同样遇到了劫匪,只不过这帮劫匪不图钱财,看上的却是“唐僧肉”。“那是一支有信仰的盗贼队伍,他们信奉突伽天神,每年秋天需要寻找一个相貌端庄俊美的人,将其杀死祭天神,目的是祈求幸福美好。盗贼们一眼就看中了队伍中丰姿英伟、眉目俊朗的玄奘。一时间,玄奘被劫匪们架上架祭坛。巧的是,天色骤变,河水波浪滔天,劫匪们以为惹怒了天神,便赶紧将玄奘松绑,磕头忏悔。这与《西游记》中师徒遇难狮驼岭的情节如出一辙。”党琳介绍道。

《西游记》中的诸多情节其实有迹可循,比如在取经之后准备返回大唐,驮经的大象在帕米尔高原掉入水中淹死,经书与佛像也坠落悬崖之下,损失了部分经书。“还有孙悟空的原型是石磐陀,他是玄奘西行路上收下的第一个徒弟。在唐朝以后,师徒二人的形象流传甚广。在今天敦煌莫高窟、瓜州县榆林窟的壁画中,石磐陀与玄奘的形象多次出现,如榆林窟第3窟的西夏时期壁画中,石磐陀的样貌根据胡人须发浓密的特征逐渐演化为‘猴面’行者形象。”

但在党琳的眼中,《西游记》中唐僧的形象与历史上的玄奘并不相同。在《西游记》中,唐僧总是爱哭,甚至总爱着急,而历史上的玄奘则更加坚强不屈,内心强大。特别是在阅读史料之后,党琳发现褪去神圣光环的玄奘是有血有肉的人,玄奘的眼泪不是因为磨难和被恐吓,而是被真实的情感所打动。

党琳分享了玄奘落泪的故事,那时的玄奘刚刚穿越“八百里流沙”,他见到一片绿洲,此地是伊吾,是河西走廊进入西域的第一站,也曾是中原的辖境。玄奘很快打听到了一座寺庙,听闻庙中还有汉僧,玄奘还未到庙中,一位老僧赶来,一把抱住了玄奘,号啕痛哭。老僧说:“刚才听说有位来自大唐的僧人拜访,我赶紧出来看看,多少年过去了,中原战乱,边境隔绝,音信不通,想不到今天还能再见到故乡人!”玄奘再也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一路走来,他躲过了官府的追捕,容忍了弟子石磐陀的背叛,经历了沙漠中缺水的绝望,战胜了沙漠,战胜了心魔,却在他乡听到老僧一句‘今日重见乡人’时泪流满面。”党琳感叹道。

(原题《党琳:重走5万多里玄奘取经之路后更想走进他的内心》。本版有删节)

□ 韩世容
《北京青年报》7月1日

花家地

慢火车上,与孩子们共赴一场普法之旅

7月2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送给孩子一束法治的光”系列未成年人普法活动在全网直播,本次活动走进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在5633次慢火车上,与乘车上学的小伙伴们分享法治故事,学习法治知识,感受法治的光带来的温暖和启迪。

在大凉山腹地,成昆铁路5633/5634次慢火车穿行其间50多年,途经38个乡镇,辐射周边97个乡镇,票价数十年不变,最低两元,逢站必停,沿线许多学生搭乘上学,被称为大凉山孩子们的“求学车”。



图片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近年来,成都铁路运输两级法院和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了“彝乡情·法治慢火车”特色普法品牌,这趟慢火车就像一座移动的法治课堂,在每一次往返途中,将法治的种子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

□ 王春霞
《中国妇女报》7月4日

观察

●秋季学期开始,北京中小学生学习人工智能

《北京市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地方课程纲要(试行)(2025年版)》近日公布,从2025年秋季学期开始,全市中小学校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实现中小学生学习全面普及。

首都教育微信公众号7月1日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多地音乐节可现场领证

5月10日,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正式施行,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内地居民申请结婚登记不再需要出具户口簿,可以在任一有相关婚姻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记者注意到,相关政策生效后,已有地方民政部门入驻音乐节,提供现场结婚登记服务。据新疆广播电视台报道,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在7月13日15点至18点,进驻2025新疆超级草音乐节设立临时婚姻登记点。符合结婚登记条件的内地居民,携带相关材料,就能在浪漫的音乐氛围中完成结婚登记。

□ 蒋子文
澎湃新闻7月8日

案语

梁山好汉们脸上的“金印”

《水浒传》中,好汉们被通上梁山时,大多是脸上打了“金印”、被官府“刺配”的罪犯。那么究竟什么是刺配?为什么又叫打金印?《水浒传》本身对此也有解释。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里,作者说:“原来宋时,但是犯人徒流迁徙的,都脸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唤做‘打金印’。”也就是说,罪犯被判徒刑、流放、迁徙的,都要在脸上刺字。因为大家讨厌“刺字”的说法,所以改称“打金印”。

宋朝统治者觉得,有些重罪犯,光打一顿还不足以防止他们再次犯罪,而且“死刑重,生刑轻,故犯法者多”。死刑与“生刑”脱节,重轻失调。于是,官方又想出来将重罪犯在打完脊杖后再送到地方部队里去服役,作为一种附加刑。

随着宋代社会矛盾的发展,这种配役附加刑的运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其刑罚等级也日趋严密,并呈加重趋势。发展到后来,宋代的附加刑重于主刑,从而形成了宋代刑法的一个特色。配役的地理远近是根据罪行轻重来定的。配隶刑不定刑期,配隶人并无明文规定何时能恢复自由,唯遇朝廷恩赦,可依量移法从远处移徙近地。犯人量移后,如遇恩赦,则放令从便。

那么,配役为什么又要“刺字”呢?原来,在五代的时候,军阀混战,统治者采用抓兵的办法来补充军队,为了防

止士兵逃亡,就在士兵脸上刺上部队的番号。这个办法也保留到了宋朝,宋朝正式的军队叫“禁军”,士兵不是抓来的,是雇来的,发工资。不过代价就是,拿了兵饷就得在脸上刺部队的番号,以免拿了工资就逃走。

宋朝的地方治安性、辅助性部队被称为“厢军”,实际上是给朝廷服劳役的军队,职责如运输物资、看守仓库、维修设施等,主要由服刑的罪犯来充当,士兵脸上也要刺上服役的地方。《水浒传》里,梁山好汉们的小喽啰士兵,脸上也都刺着梁山的番号。

并不是所有徒流罪犯都适用附加刑,而是针对某些重罪犯的特定附加刑。在南宋的《名公书判清明集》里,大量的案件判决都是适用的“刺配”,但都是先有“脊杖”,然后才有“刺配”。

脸上的刺字本身不是处罚,而是服役的附加刑所附带的一个番号。罪犯脸上刺的字,是他前往服役的地点,也就是“军州”。宋代把一些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地点划为“军”,和普通的地方政府“州”平级——州下面还有县,“军”是基层政府,但级别高,与州平级。罪犯脸上刺的既不是罪名,也不是人名,而是一个地名。

(文章节选自郭建《古人的天平(上卷):透过古典名著看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出版)

□ 郭建
《法治日报》6月25日

流金岁月

陈云把自学比喻为进“长期大学”

陈云高小毕业后因生活所迫辍学,14岁时经人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其间,陈云不管多忙多累,每天坚持抽空读书学习,还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到商务印书馆办的上海图书学校学习了3年。为探求救民强国之道,陈云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等进步书籍。由于勤奋好学,虽然他只有高小学历,却成为当时年轻同事中学识最渊博的一个。

陈云参加革命后学习更加自觉,他把自学比喻为进“长期大学”。1935年9月,陈云奉命抵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并



陈云在阅读。(资料图片)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在苏联期间,陈云争分夺秒地埋头攻读,珍惜到苏联各地参观工业、农业、文化教育事业的机会,努力开阔眼界、增长见

识。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针对“比较不熟悉或者根本不熟悉的东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总是想办法“挤”时间读书学习。1969年,陈云被疏散到江西南昌。行前,他带了满满一个木箱和两个铁皮箱的书籍。在江西的两年零七个月内,陈云除到工厂、农村蹲点和调查研究外,几乎都用于读书。1989年9月,陈云写信给薄一波、宋任穷等,信中说,“我最近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应该组织中顾委常委和在京委员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此时他已届耄耋之年,但学习的兴致丝毫不减当年。

1939年12月,陈云撰写《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指出,“学习理论既然是每个党员的责任,那么,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不仅劝人向学,还因人施教,建议学习方法应根据各人的文化程度和环境不同而有所不同。没有文化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要将现有教科书一本本地读,每星期读三四十页,每字每句都要读懂,不懂就要认真请教,“读书要与懒惰作斗争。要订出一个切实的读书计划,照着去办,坚持不懈”。

□ 顾俊
《学习时报》6月20日

敲黑板

暑期来临,玩游戏成了很多孩子休闲放松的方式。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盯上了游戏中的大量低龄玩家,打着“免费送游戏皮肤”的幌子实施诈骗。不久前,一位博主引导孩子小宇(化名)还原了刚刚经历的一场免费送皮肤骗局。

小宇表示:“刷视频的时候,看见一个主播直播送别人皮肤,说是免费送。我就半信半疑地点进去,还以为是真的。过了一会儿,对方又不直播了,让我们加一个‘粉丝团’,按照教程领。结果点进去以后,就看见‘未成年人不能领’。”加入“粉丝团”后,对方先让小宇通过微信发送游戏ID,告知正在为其安排皮肤。然而紧接着,一张显示“皮肤送出异常,请查收风险”的页面截图传来,还没等小宇反应,对方就发出一份印有“中国公安局”字样的“系统警告”。“由于你未成年领取皮肤

手机游戏免费送皮肤骗局
未成年人为何屡屡中招?

导致我们公司被司法冻结6万元,现在必须使用家长设备进行解除冻结账户,如果不积极配合解除,我方将向派出所进行立案抓捕!”

一番恐吓威胁下,小宇答应“配合”,对方随即要求他发送微信二维码,并声称“天津市公安局的杨警官加你微信,会教你解开”。

正当母子二人复盘这场骗局时,“杨警官”再次给小宇打来警告电话。“我刚刚跟你说,不能让爸爸妈妈知道,你是想让你父母

坐牢,并且赔偿这6万元,是吗?我现在立案处理了,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

小宇的遭遇并非个例,险些被骗的过程中,他和母亲就发现,“粉丝团”中充斥着大量未成年人。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法治研究所副所长王洁长期从事反电信网络诈骗研究,曾对此类骗局展开深度调研。在王洁看来,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未成年人自制力较弱、对金钱没有清醒且全面认知的生理心理机制,并反复强调“不能告诉家长”,制造了一种信息隔离环境,让孩子们迅速陷入恐惧,进而实现远程控制,诈骗行为屡屡得手。王洁在调研中还发现了更触目惊心的案例。

王洁介绍:“通过平台交友,然后通过其他小众平台或私下渠

道要挟、勒索这些未成年被害人实施线下违法交易。案例中有一个未成年人,大概七八岁,犯罪嫌疑人通过玩网络游戏搭讪女童,这些孩子往往是农村的,钱也不多,所以她们想购买更好的游戏皮肤时,犯罪嫌疑人就采取赠送游戏道具的手段诱骗她们。最恶劣的是,还让未成年人拍摄裸照、在视频里下跪等,满足低级欲望。这一系列行为,不仅侵害了小朋友的财产,而且对其人格尊严、心理健康造成重大损害,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恢复。”

针对此类骗局,警方和检方提示,家长要避免随意将手机和电子产品交给孩子使用。如果要给孩子使用,也要设定青少年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限制,明确哪些APP可以使用、哪些不可以;家长还应做好自身银行账户的管理,不要将账户绑定在孩子常用的电子设备上。

□ 韩雪莹 钱成
央广网7月5日